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32n1650

# 辟支佛因緣論

失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# 目次
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波羅奈國王悟辟支佛緣
  - 2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
  - 3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
  - 4 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
  - 5 波羅奈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
  - 6 拘舍彌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
  - 7 拘舍彌國王悟辟支佛緣
  - 8 波羅奈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
  - 9 轉輪聖王最小子悟辟支佛緣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650
辟支佛因緣論卷上

失譯人名今附秦錄

波羅梌國王悟辟支佛緣
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
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

## 波羅梌國王悟辟支佛緣

歸命一切智世尊，　了達三世大燈明，
歸命無上出要法，　并及應真諸勝僧。
我聞寂靜辟支佛，　悟解因緣之所行，
心無瑕穢除煩惱，　善護禁戒常清淨。
譬如秋天無雲翳，　淡泊自守林藪間，
今我渴仰彼功德，　誠心敬順生信樂。
雖於彼所欲懷疑，　彼力感我強令信，
孰聞快士清真行，　而不生於敬信心。
我今將說辟支佛，　功德妙行之少分，
昔從先師相傳聞，　唯述正言無偽說，
大象行道象子隨，　是故我今開顯示。

問曰：辟支佛以何因緣，默然自守恒入捨心，住於山林幽谷河側寂靜之處，心行寂故亦無言說，譬如犀角獨一之行。何故如是？
又問：辟支佛有何功德？答曰：宿舊諸師咸作是說。
昔佛於三十三天宮殿說法，將欲來下還閻浮提。
爾時帝釋勅毘首羯磨，為佛作三道寶階還閻浮提，此三道階下柱僧尸沙國。如來爾時從彼天宮乘階而下，時釋梵天王與其眷屬雨華供養。時蓮華比丘尼見佛來下，即便化作轉輪聖王威儀形像、七寶導從。時眾人等覩其如是，咸皆生疑，怪未曾有，各作是言：「頗復有能神力超絕踰勝於彼比丘尼不？」
爾時世尊見諸時眾覩三道階深生奇特，復見蓮華比丘尼作此神變咸生渴仰，為欲增長彼信心故，即告時會：「有辟支佛，神力過於彼比丘尼。云何名勝？彼快士者，佛未出世則於中出，為諸眾生而作利益。示其色相，現有飢渴，受取衣食為作福田。莊嚴法行，清淨寂滅，調伏離欲，令諸眾生得見之者，惡心永息、捨離刀杖。猶如犀角獨一之行。」

傳從諸師得聞此事。聞何事耶？我昔曾聞，迦葉佛時有人出家，於十千歲修行梵行、護持正戒，修行忍辱，逕常精勤。以修行故，眾多比丘皆來親近。時諸比丘咸作是言：「當教授我。」以教習故，是等比丘心皆甘樂。以眾鬧故不得見諦，臨終之時而作是念：「我見十力其所說法，微妙深遠難可得聞。然我得聞，以放逸故不獲道果。我雖清淨持戒、能行忍辱，以教化眾人憒鬧之故侵毀定心，如彼霜雹害於善苗，是故令我不獲道果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溺三有，　眾惡煩惱中，
猶如老瘦象，　沒於深淤泥。
如彼辟支佛，　獨處於林間，
譬如犀一角，　遠離諸徒眾，
如避猛熾火，　應當獨修行，
遠離於憒鬧。　願我常遠離，
徒黨眾憒鬧。」

發是誓願，命終生天天上受樂。福盡命終，生迦尸國波羅榇城中梵摩達王第一夫人胎中。入胎之時，夫人身體譬如清池有柔軟花。爾時夫人覺有娠已，以偈白王：

「我覺有娠來，　歡悅生恩惠，
此必是兒志，　宜應赦有罪。」
時王聞歡喜，　尋即赦天下。
又復白王言：　「復應廣布施。」
王聞益歡喜，　尋即開庫藏，
賑賜貧窮人，　無不充足者。

爾時夫人生太子已，端政殊特如似滿月，年始八歲聰明慈仁。其父王崩，國人愛樂如盛滿月。時有輔相名曰言說，言說輔相即立太子以紹王位。雖復年稚，本誓願力不作眾惡，體性賢善，於諸眾生有深悲愍。雖處王宮志求閑靜，雖處華堂猶如塚間，雖處憒鬧修行禪思，厭患生死稱量其過，以道修心棄捨王務。諸臣諫曰：「今日大王專行道行、不理國事。若如是者，眾惡必起，敗王風化。譬如渡海，若無船師，必為諸難之所敗壞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王承祖先嗣，　籍地如法得，
唯垂理萬民，　願莫放捨國。
若王正法治，　諸善無過者，

人帝應當知，　護國福最勝。」

爾時其王聞是語已，歎息思惟，說偈答言：

「我若不理國，　吾國必當敗；
我力能護國，　邊惡不敢侵。
我若治國者，　王務塵我心，
若有犯罪者，　必須加毀害，
當言繫閉彼，　當截彼手足，
彼應入死罪，　彼應挑其眼。
如今濁惡世，　必當須刑戮，
若行刑戮者，　即是栴陀羅。」

時王即告所親愛臣：「汝今且聽，吾所食者不過一味，吾所衣者不過一襲，所坐臥處不過容身。自此而觀，何用多求而無厭足？王位所以稱尊號者，以其教令必行無不承肅，唯有此事取異眾庶。」又告輔相：「王者所重，唯此一事，我今付汝。汝今應當畏於後世，正法治國，賦斂依舊莫違常限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雖生王宮，　承籍祖先後，
而我未習學，　刑戮撾罰事。
我今怖畏故，　不能造此業，
汝今莫效我，　但當育民庶。
世人皆愚癡，　各自作愆過，
於所犯罪中，　復生其恐怖。
汝當以正法，　撫育施無畏，
當依於正法，　化導於民庶。」

時王說偈已，即便以國付此大臣。而此大臣既得國已，於二年中寬縱無度，不恤萬民、恣心極意作諸非法，漸漸經久，榮位深重便生憍逸行諸非法，如河暴漲多所損壞，城中富有一切稅奪。時城內人皆諫之曰：「莫為此事。」聞他忠言倍生瞋恚，顰蹙作色而作是言：「汝等何敢發如是語？」諸人懼畏，不敢應王。由是之故，所行無道日日轉盛，如火得乾薪其炎轉熾，婬荒暴亂所為勃逆，王所愛婦亦復妻掠。時王夫人見其如是，懊惱垂淚而往白王。瞋心猛盛脣口[目*需]動，言不解了猶如嬰兒，以此情事具向王說。王聞是已即召令來，而語之言：「我之妃后汝尚隱忍能行非法，況復萬民。」王即教誡：「自今已後更莫如是。」時彼輔相見王嫌已并民

厭患，即便棄國逃至他土，將彼國王及其軍眾，還向本國規欲討伐。時本國中諸舊輔相將兵逆拒，破其軍眾生擒將還。舊輔相等復白王言：「彼人侵毀於王。」即將彼臣詣于王所。時王見其顏色既變有慚懼相。王曰：「怪哉生死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愚癡覆蔽心，　不覺後大苦，
為小樂緣故，　今受此慚恥。
譬如上善食，　色香皆具足，
其中雜毒藥，　愚人不觀察，
貪味故取食，　食消則成害。」

王告諸輔相：「彼之愆過雖復尤重，然我意者不欲加害。」復說偈言：

「一切皆愛壽，　宜速赦彼罪。
不見害他命，　而得安樂者，
犯罪深重者，　應向生慈心。
彼自招罪害，　當宜生哀矜，
若害於彼命，　自毀所愛法。」

諸舊臣等即白王言：「我等今者雖違王勅，必當加害，終不縱捨。」即於王前拔劍斬之。王見殺已即生厭惡，見前境界便見過去，修忍之心尋時開解，悟辟支佛道，如優鉢羅花開敷之時。踊身虛空，一切臣佐合掌仰瞻。辟支佛厭生死者，證道如是，我今所得持戒果報。即說偈言：

「我雖服瓔珞，　心修淨梵行，
檢身調伏根，　淡泊常寂滅。
於一切人所，　而捨兵刀杖，
修於獨一行，　如犀牛一角。」

說是偈已鬚髮自落，時淨居天即奉袈裟，尋即飛空詣雪山中。時彼山中有辟支佛，而問之言：「汝處王位，厭惡何事悟斯道跡？」即說上偈而用答之。是故如來為不能修行忍故，故說忍辱因緣。以貪親近憒鬧故，故說不親近因緣。欲使解辟支佛功德故，故說辟支佛因緣。佛為諸天於善法堂上說辟支佛因緣。佛於三十三天，使諸天生厭惡故，故說斯事。婆四咤辟支佛，於毘舍離說捨身入涅槃，今現有塔，名優陀耶。

##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

堅持禁戒不毀行，　諸有智者得解脫，
不從他學不惱彼，　獨一之行如犀角。

曾從諸師聞如是說。迦葉佛時有一比丘，於十千歲修行梵行、坐禪得忍，修持禁戒、離於憒鬧、具頭陀行。命終生天，於天宮中受五欲樂。從天壽盡，生婆翅多城輔相夫人提婆胎中。爾時夫人說偈白夫：

「我今有娠，　心甚愛樂，　必有福人，
來為我子。」

由是之故，乃於一切常生悲愍。「又我今者放逸心息，更無欲意，譬如海中摩梨大山能截水波，今我欲息亦復如是。我今畏於妄語、常思實語，又如功德善人畏於缺失，今我慎懼亦復如是。我今見酒如覩毒藥，畏他財物如畏火聚，如是眾惡今悉捨離，皆由我胎福德之子。婬欲既除用為快樂？」爾時輔相即語婦言：「今恣汝意修行五戒。」夫人爾時修行眾善，滿十月已而生其子，字曰蘇摩。漸漸長大，一切經論、六十四藝無不明達，端正殊妙猶如滿月，能使父母情願滿足。遂至盛年，輔相請王：「我今年老，當為後世聽我修福。」時王答言：「我今不能於汝修福而為障礙。汝以汝子蘇摩，使代汝處以供給我，任汝修善。」輔相歡喜，王以蘇摩用為輔相，給賜爵賞倍勝於父。眾人愛敬，同於往古牛王大臣，能生一切女人愛敬。時王夫人愛著蘇摩，語蘇摩言：「汝今若能稱我願者，能使舉國并及於王盡隨從汝。又能使汝不得惡名，其所施教與王無異。」爾時蘇摩執志堅固而不怯弱，以偈答言：

「請聽所說，　莫見嫌責。　我聞此語，
如滲入地。　譬如羸馬，　困乏之時，
騎入戰陣，　不堪前進。　我見他婦，
情無染著，　心意不開，　如夜藕花。
凡在所敬，　與母無異；　況在夫人，
是我所尊。　我堅持心，　敬事所尊，
我為臣子，　不應為逆。　又我情欲，
發動之時，　見他婦女，　自然休息。
彼瀑水起，　多諸波涌；　我如秋水，
自然潔清。」　爾時夫人，　心自念言：
「彼若斷我，　親昵意者，　我必於彼，
而生誹謗。」　即白王言：　「輔相蘇摩，

興意無理，　欲侵辱我。」

時王意惑疑，審爾不爾？時蘇摩往至園苑，見兩牛耕橛在項上極大疲苦，生厭惡心。時王本惑信夫人讒言，即便遣使往殺蘇摩。爾時蘇摩如馬被射箭徹于骨，即自思惟：「人當貴時，所愛之色盡來在前，如雜毒食極為香美，食欲消時身則敗壞。如人貪五欲，其味甚尠。譬如金屋為火所燒，人貪其色入中被害，命欲盡時心意擾亂。」即自安慰而自念言：「我持淨戒無有毀缺。我之持戒，如犛牛愛尾。我守禁戒，猶如貧人得地伏藏勤加守護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麁澁嶮惡道，　我已得度之，
我遭厄急事，　護戒而不捨，
猶如大海潮，　不失於期限，
今我守持戒，　其事亦如是。」

說是偈已，爾時諸天并諸善神見此輔相誓願如是皆生歡喜。時諸惡鬼尋著夫人，夫人狂發，即於王前為鬼所著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自壞破，　我應身受死；
彼是純善人，　不應加傷害。
我之癡嬰愚，　口吹須彌山，
不能令動搖；　彼實無穢行，
我妄生是謗。」

時彼輔相於園苑中思惟厭惡，得辟支佛，踊昇虛空鬚髮自落，時淨居天即奉袈裟。爾時諸人勸請之言：「願莫捨我而上天上。」時辟支佛說如上偈以答諸人。飛至雪山，見諸辟支佛，亦以上事而具說之。

##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

海潮不過限，　犛牛守尾死，
如月性自冷，　不可變令熱。
調伏諸根者，　守護戒亦爾，
是名獨一行，　如犀角無二。
往昔諸大師，　展轉相教授，
我從先勝聞，　今欲顯說之。

過去世時有辟支佛名曰月愛，於婆伽婆迦葉佛所，種諸善根善修戒行，恒以智慧觀於諸陰皆悉無常，於彼佛所竟不獲得沙門道果。於

彼命終即生天上，以宿善力受天快樂。天壽盡已下還人間，生瞻婆國中大長者家。初生沖雅，恒依戒禁而自修身。觀其善行過於宿老，亦不輕躁、無有瞋嫌，所有資財周給貧乏，隨家豐儉與眾共分，以戒瓔珞而自莊嚴。其父命終，順法治家。彼城人民見其忠謹，深生敬信同於師長。其年盛壯姿貌端政，諸少婦女一切見者無不耽愛，諸商估客以其忠實咸來依附。于時北方有諸估客，多乘好馬至瞻婆國，時瞻婆國王盡取其馬。王心暴虐不依正法，王自思惟：「我今多取彼馬，云何當得不與價直而得其馬？」即與佞臣集議此事，佞臣白王言：「若酬其價，庫藏竭盡。」王即答言：「我於今者若不與直，我之惡名流布天下，一切國民當患於我，復當斷絕四方商估。」佞臣復言：「為王計者，不須錢財而得其馬，復能令王惡名不出國民不患。今王國內月愛大臣，為一切人之所體信。彼若來索，王但當言：『我遣月愛送金付汝。』時彼估客有萬匹馬，其一一馬各直一萬金錢。若王但言『月愛大臣與其直』者，國內人民必生疑惑，或疑於王、或疑月愛。王之惡名不必彰露，亦復不為萬民厭患。」諸商估人來白王言：「歸我馬價，我欲還家。」王即答言：「我先不使月愛償爾價耶？寧可再過與爾直乎!」諸估客等即答王言：「此月愛者，從先已來實不與我馬之價直。而彼忠信，寧捨身命終不妄語言與我價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假使月雨火，　日雨於冷水，
壓沙得膏油，　鑽水而得酥，
火中生蓮花，　欲令彼月愛，
作麁獷妄語，　終無有是處。」

諸估客等復白王言：「人中之天!　設使月愛審如王勅言與我者，我終不恨。」時王即召月愛而語之言：「汝先不在我前，我與汝金償一估客耶？」王即動目現作詭相，汝不從我，我定殺汝。時月愛臣私自思惟：「我於今日，為從實語？為用王言？」復自惟忖：「為取法身勝耶？此身勝也？」即自決計：「我今寧捨此身，終不捨於戒法身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今自思惟，　於此二身中，
為當捨何身？　復諦自觀察，
寧捐鄙穢形，　終不捨戒律；
若當捨法身，　惡名即流布。
我處眾善手，　為彼所携持，
若我為惡者，　我自不甘樂，

心生悔熱火，　捨此穢身已，
當趣於地獄。　自毀禁戒行，
終不得安樂。　但為一形樂，
虧損無量身；　若當護戒者，
無量身安樂。　是故我應當，
覆護於法身，　不令有毀壞，
為利正法故，　當斷於妄語。」

月愛大臣即白王言：「願王開恩，莫忿於我，我實不憶見王與彼價。」時王即大怒，扣劍而言：「云何不見？」月愛大臣自定其意而作是念：

「寧為聖法死，　不為愚癡生；
一切諸有生，　誰有不死者。
我今若受死，　為法故喪身，
決定生天上，　何足生驚畏。」

即答王言：「假使王今切割我身碎如胡麻，所受禁戒終不放捨。今我住於仙聖道中，若以此舌作妄語者，非我所宜。
「我今若當為王故作妄語，後墮地獄，何所恃怙？」王時羞愧倍增瞋忿，怒眼視之如熾然火。月愛爾時心生歡喜：「今正是我生定意時，今正是我秉持法時，更於何處欲求聞法？今日此即為我說法。今我為法乃至捨命，今王於我真大親友。」如是念法即時開悟，得辟支佛，踊身虛空，令破戒者見其如是皆生慚愧，為修善者增長信行，為實語者現實事果。於虛空中鬚髮自落，時淨居天奉其法服。飛往香山，與諸辟支佛共集一處，說偈如上。
辟支佛因緣論卷上◎

辟支佛因緣論卷下

失譯人名今附秦錄

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
波羅榇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
拘舍彌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
拘舍彌國王悟辟支佛緣
波羅榇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
轉輪聖王最小子悟辟支佛緣

## ◎王舍城大長者悟辟支佛緣

譬如稠林中，　欲挽大樹出，
枝柯相妨礙，　求出將無由。
在家如稠林，　眾務如枝柯，
雖欲求出要，　縛著永無因。
靜處於林野，　觀境修其心，
解脫眾緣務，　離諸所親愛。
修於獨一行，　如犀角無二，
先師相傳授，　我得聞斯事。

昔有辟支佛，於過去五佛所恒修諸善，為優婆塞樂著家事，雖覩諸佛不求出家。然其專心持在家戒，無有毀犯。善根漸增，於迦葉佛所出家學道，樂修頭陀六物具足，厭惡於欲，於彼命終得生天宮。從天壽盡，生王舍城大長者家，此長者家財富無量倉庫盈溢。以漸長大遂至盛年，父命終後從意快樂，如毘沙門子那羅究伏羅。在己家中樂諸緣務，生育男女各三十人，庫藏僕從其數甚眾，男女婚娶其事眾多，但營目前忘所修法。為緣務所縛不捨家業，於僕從所聞諸親戚多有死喪，女某甲舍既遭喪禍又失業焉。廣聞如是喪失之聲，愁毒懊惱，如似百箭一時入心。亦聞美善可愛之語，家之估客大獲珍寶安隱還歸，其子某甲產生男兒。又聞己女生於福子，復生歡喜。聞向衰利，憂喜交集，猶如作伎所旋之輪。與一親友至園苑中，適行遊觀到一林間，見有一人斫於大樹，枝柯條葉繁美茂盛，使多象挽不能令出；斫一小樹無諸枝柯，一人獨挽都無滯礙，即挽出林。見斯事已，即自思惟而作是言：「我於今者得見因緣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見伐大樹，　枝葉極繁多，

稠林相鉤掛，　無由可得出。
世間亦如是，　男女諸眷屬，
愛憎繫縛心，　於生死稠林，
不可得解脫；　小樹無枝柯，
稠林不能礙。　觀彼覺悟我，
斷絕於親愛，　於生死稠林，
自然得解脫。」

即於彼處得辟支佛道。時彼親友即語之言：「日已向暮，可共還家。」答親友言：「汝自歸家。我向家因今以斷竟。」親友問言：「汝云何斷？」答言：「我昔由愛故著居家，今我已斷如此愛業。人所愛著妻子眷屬，小子稚孫恩愛憍恣，若見父時弄聲不了疾走攀緣，戀著此事故生愛著。我於妻子及以眷屬，如此之事愛心永息。我本在家營理眾務，或出或入，或言與彼、或言取此，或言應作、或言不應作。如此之事我今已斷，已捨欲樂獲解脫樂，伐愛樹根、閉諸趣門、滅大闇障。我於赤子，反似怨家等無有異。今我如是，云何而當復還家耶？」時其親友即還家中，語其男女。男女大小聞其不來，悉往就看。眷屬既至，但見其父沙門法服飛昇虛空。男女白言：「今以何事厭惡眷屬？」處虛空中，即說上偈以答男女。既說偈已，即時飛至雪山之中，與諸辟支佛共集會已，還來到本得道園中捨身涅槃。時其眷屬為造塔廟，時人因名為多子塔。凡諸智人善根成熟，以少因緣便得開悟。

## 波羅棕國王月出悟辟支佛緣

妻子親友財，　生死中過患，
處林寂解脫，　猶如犀一角。
從善逝所聞，　傳至於我師，
我復從師聞，　今當演說之。

昔有辟支佛，於迦葉佛所萬二千歲修行梵行，恒修忍辱慈悲眾生，乃至微戒不曾毀犯，命終生天。彼天命終，下生人間波羅棕國國王之家，月出時生因名月出。以漸長大立為太子，其父王崩紹繼王位。以宿善力作正法王治國，遣輔相子典領小國，以女妻之。此輔相子勇力絕倫，多有眷屬，自恃憍豪越逸過度。時國王子以輔相子是姊妹夫，極成親昵。因其私屏閑宴之處，陰遘讒計語王子言：「爾之叔父兄弟眷屬其數甚多，而世人多用婦語。爾之父王一旦傾覆，爾之諸母或生讒諂，自用其子。以此推之，汝父王位必不至汝。曼王未覺，宜早圖之。夫王位者天下之尊，極樂之處與天無

異，一切世人無不信伏。若為國主以法治國，命終之後必得生天。譬如美肉眾皆嗜之，王位亦爾無不貪者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水未至，　宜務造橋梁，
瀑流若卒至，　不得有所為。
王位亦如是，　宜應先圖之，
擒獲在汝手，　爾乃可自安；
兄弟更相嫉，　後求甚不易。」
王子思惟言：　「如此親友者，
將欲陷墜我，　如灰覆熾火，
現在既無樂，　來世獲大苦。」

爾時王子具以上事往白父王。王聞子語，顰蹙怒眼目如赤銅。王當是時勅語使言：「曼其未泄，急追將來。」時王子聞輔相子來，即便出迎。既相見已，尋時遇患。使還白王言：「王子病極成痿篤。」王聞是事，即自出看。既覩其子所患困篤，命在危慼，四大苦痛。見此事已，便自思惟：「此王位者甚為大惡。然彼輔相父子，陰教我子悖逆天常，欲為不軌。而我王位非彼能得。我子今者患苦垂命，一切世人皆生貪嫉。以此而言，當知王位惡鄙弊處。何故鄙弊？以王位故捨其善行，為王位故害父及祖，為親厚者作大過惡，捨於慚愧能使憍逸，為少樂故不畏後世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如蛾投熾火，　貪國盲亦爾，
深著於得失，　作以及不作，
沒國事淤泥，　不得寂定處。」
作是思惟時，　身行極清淨，
逮得厭惡心，　即獲辟支佛。

復有師云：此王見兒患已，即便還宮。有一隣國親厚之王為賊所逼，即遣使來求索援助。此王聞已，尋將兵眾往救彼王。既到彼國連兵交刃，極相殺害，乃至婦人胎中小兒剝而殺之。王見斯事，深於王位生於厭惡，即說偈言：

「貪國微小樂，　沒溺欲泥中，
欲忿既增長，　鬪戰生是非，
以貪財利故，　互共相殺害。
不求勝解脫，　盡滅於王位，
如大熾火中，　飛蛾投而死。

怪哉生死中，　所作事顛倒，
極作劬勞業，　返獲其苦殃。
如彼高山巔，　崖傍有蜜蜂，
愚人貪少味，　不覺墮墜苦。」
如是自思惟，　即得辟支佛。

即告子言：「汝能不用惡人之言、無勃逆意，汝若治國必以正法，我今以國付囑於汝，吾將欲去。」子及輔相、一切眷屬聞王此語，悉皆懊惱涕泣流淚，合掌白王：「不審大王欲何處去？」爾時父王踊身虛空，在日出山上說如上偈，著沙門服，作十八種變。國人見者無不歡喜，譬如調馬若見鞭影即便調順；智人亦爾，見他受苦心即調順。

## 拘舍彌國王大帝悟辟支佛緣

父母及妻子，　穀帛財寶等，
智者深觀察，　暫過如客舍，
棄捨於愛欲，　獨行如犀角。
我昔從諸師，　傳授聞此事。

昔有曾於迦葉佛所作比丘，智慧聰敏柔和忍辱，於日日中常觀諸法真實體性，所謂觀陰苦空無常無我，猶如芭蕉、熱時之炎、如幻如夢、如水泡沫。能善觀察自修其心，命終生天。於天壽盡，下生拘舍彌城為國王子名曰大帝。其父王崩，承嗣先業紹繼王位，如劫初諸王善修戒行、正法治國。爾時城中有大長者，財富無量，與大帝王少為親舊極相厚昵。彼大長者身嬰重病，王聞其疾躬自往問。見長者病形容萎悴，王心不樂低頭愁慘。時彼長者以七寶鉢盛滿中金，用奉獻王。王言長者：「汝今疾苦極困篤耶？」長者對曰：「願王顧視，聽我所說。

「我家大巨富，　猶如毘沙門，
愛語及財寶，　多集親友眾，
妻子與眷屬，　僮僕諸走使，
我皆恣所欲，　待遇極豐厚，
今我死時至，　無一為我伴。」
王即慰勞言：　「此語極真實，
汝子與諸親，　財寶眾庫藏，
及我勇健力，　象馬車步兵，
雖有如是等，　無能救拔者。
我等諸親友，　見汝遇苦患，

但有慰喻言，　憂愁流涕淚，
及汝命將絕，　無能救濟者，
唯當自持汝，　由來所作善。」
王諦觀其病，　心如得禪者，
深悟諸苦患，　眾生決定有。
「一切有生類，　必為病所趣，
病常惱患人，　無有哀愍心。
一切世間人，　決定入死道，
都不生厭畏，　言此我妻子，
彼是我親屬，　此是我財賄，
彼親厚於我，　我親友於彼。
意為癡所病，　橫作如是想，
火災患在前，　愚盲而不覩，
上來諸所親，　無能拔濟者。」
於此正思惟，　即獲辟支佛。

王之所親內外眷屬，見王得道絕棄世事，為愛別離火之所燒燃，生大惱熱。時辟支佛身昇虛空，作十八種變，說如上偈。

復有說云：此王為王子時，入園苑中，見諸盲者更互相捉。聞王子出，謂有飲食在於道側。不見道路，墮大深坑，有即死者、有頭破者、手脚折者，身體碎壞。爾時王子見是眾苦，厭患思惟，而作是言：「此覺悟我。如是盲人亦曾富貴，由縱逸故今得是苦。我於今者覩是事已，宜好撿行，不應放逸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譬火燒金鬘，　而用為首飾，
金鬘雖珍妙，　熾火終成害；
王位亦如是，　當慎莫放逸。
此盲覺悟我，　不宜自寬縱，
因此王位故，　身起大憍慢，
威迫國人民，　皆令生苦惱，
後自受苦時，　苦劇百千倍。
目覩他受苦，　云何能自安？
此即是我師，　示我眾苦患。」
作此思惟時，　即獲辟支佛。

爾時王子大賜盲者錢財珍寶。沙門法服，身昇虛空，現諸神變，語諸親言：「而我今者，不以瞋恚怖畏憂愁故、不嫌汝等故，我捨親愛國土人民，都無怨親、錢財寶物。」如上說偈。

## 拘舍彌國王悟辟支佛緣

戲笑眾樂具，　棄捨如涕唾，
忍樂於出離，　斷滅於諸苦。
能盡貪愛癡，　其心得解脫，
由得解脫故，　獨一如犀角。
曾從先師所，　得聞如是事。

昔有辟支佛，於過去佛所修諸善根，於最後身生拘舍彌國，為拘舍彌王。其國土內有大災變，大旱惡風五星倒錯。王召太史占相之徒，說偈問言：

「何緣有是災，　大旱不降雨，
虛空無雲翳，　觀日無威光，
食肉諸惡鳥，　烏鷲及鵄梟，
迴翔虛空中，　見者生恐怖？」
咸言如是災，　是誰之所作，
能使諸妖異，　怪變乃如是。

爾時太史即答王言：「隨我所知，今當為說。如我意者，一切國民必有逼迫苦惱之事。」王復問言：「當以何方禳此災患？」太史白言：「王若欲令國安隱者，當隨我語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王若能退位，　脫服與餘人，
具足滿六月，　微服而行乞，
災患自消除，　王當如滿月。」

王隨彼語，即捨其位，微服行國。漸漸經歷，行到婆翅多城。到彼城已，有異國王興軍來伐，婆翅多王為國樂故興兵往拒。兩陣交戰二王俱死，婆翅多城諸王子等競共諍國，復大戰鬪。毘羅仙王見是事已，唱言怪哉，即說偈言：

「王位雖尊豪，　其樂甚輕微，
云何為是故，　具受諸苦毒？
競心生鬪戰，　樂著隨眾惡，
如蠅貪食蜜，　著蜜無不喪。
人亦復如是，　為貪小樂故，
鬪戰自傷害。　王位可鄙賤，
多集諸苦惱，　患害用至滅，

如飲雜毒漿，　毒消身敗喪。
為一己身故，　多有所傷害，
愚貪王者樂，　樂少苦甚多，
我從今永止，　更不求此樂。
而此國事務，　憂怖充其中，
榮樂須臾頃，　憂患苦延長。
譬如妙金屋，　火焚炎熾然，
智者畏燒害，　不應入其中。」
作是思惟時，　即悟辟支佛，
以神通力故，　鬚髮自然落，
即作沙門形，　踊身昇虛空，
尋於虛空中，　即說如上偈。

即飛至雪山中諸辟支佛所。時彼辟支佛問言：「以何因緣得悟道果？」具說上偈答之。

### 波羅梹國王親軍悟辟支佛緣

世間戲笑樂，　及愛我我所，
悉皆放棄捨，　心意得解脫，
諸根悉寂定，　獨行如犀角。
我昔從先師，　傳聞如此事。

過去波羅梹城王名曰親軍，有二夫人，心甚愛悅，樂著欲事、恒為放逸、耽荒如醉，亦如香山逸象，香流出時入摩梨山自縱欲事。時二夫人更相妬嫉，各相伺便。其一夫人便以毒藥與其親信，親信齎藥與彼夫人。夫人得藥狂悶而臥，甚大苦毒尋便命終。第二夫人見其命終，詐現懊惱，自頂其髮搥胸而哭，舉宮哀慼。王聞其死，生大苦惱。夫人左右所有直人，所著瓔珞嚴身之具悉皆挽絕，以土坌身，憂毒入心。如彼群鵠為鷹所逐，如金翅鳥驚諸龍女，宮中婇女為死所驚亦復如是。爾時宮中譬如塚間，又如黑塵掩蔽光明，諸宮人等為憂所弊亦復如是。王聞宮人如是憂苦，心中驚動，天冠瓔珞著身服飾皆棄于地。入到喪邊，見諸婇女哀苦理極。王見是已生大愁惱，而自思惟，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盛暑日，　能炙好花萎，
死日消人形，　面色變青黑。
脣齒塵垢穢，　眼陷鼻角戾，
歌舞妙容儀，　蠢直如木石。

先者能令我，　愛著極樂處，
云何卒今日，　能生我怖畏。
可惡生死患，　不淨極臭穢，
如夢虛不實，　亦如芭蕉心，
無有堅實相，　如幻泡焰沫，
暫現如水波，　智者所厭惡。
不知觀察者，　橫生樂著想，
於此不淨中，　橫生於身想，
迷悶而守著，　猶如睡眠者。」

如是思惟未久之間，燒夫人屍喪事已竟。第二夫人為藏己過，食好飲食詐自懊惱，言欲斷食，現作哀慘。然恐其過彰露發覺，心中愁結。以愁結故，飲食不消即成大病。王見病已倍增懊惱，即生厭惡，如此皆是生死過患。即說偈言：

「如女能生愛，　生累極眾多，
人中無不爾，　因愛生於樂，
還復生大惡，　愛為苦根本，
見愛合會時，　必知是無常。
我所愛樂者，　端政與盛年，
一旦死來集，　以是故當知，
云何有是樂？　誰有智慧人，
恩愛合會時，　而當生喜樂？
畏老病死患，　是故我永離。」
作此思惟時，　即得辟支佛。

即著王者衣服瓔珞，飛昇虛空，於虛空中說如上偈。變成沙門，飛到雪山中諸辟支佛所。

### 轉輪聖王最小子悟辟支佛緣

過去無量劫時，有一轉輪聖王，千子具足。其最小子，見父乘金輪寶七寶具足，四兵翼從鼓蓋容飾悉皆具備，其最小子即問母言：「我當何時得是蓋等種種容飾？」母即答言：「汝至骨朽亦不得是。」兒即問言：「何以不得？」「汝有九百九十九大兄，應得紹位。計其次第，都不至汝。」兒即思惟：「我既不得如是容飾，生必有死形骨腐敗。」以是種種思惟生死過患，即時覺悟得辟支佛，身昇虛空作十八變。母即復請：「願莫遠去，園苑中住受我供

養。」時辟支佛受諸母請即住後園，日日供養經歷多時。時辟支佛厭是有身，即便棄捨而入涅槃。諸母戀念，大積香薪以燒其身，收其舍利盛著寶瓶，即於後園為起大塔。時轉輪王遊四城還，到後園中見有大塔，怪而問之。時守園者即白王言：「是王最小之子，得辟支佛，於此涅槃，諸母於此為其起塔。」時轉輪王即召其母而問之言：「我子云何死而起此塔。」時其母等具以上事而白於王。王責其母：「我兒欲得，何不語我？今雖涅槃，以王容飾置於塔上。」由是因緣，無量劫中恒為轉輪聖王，食自然福至今不盡。若處生死，應二千五百世為轉輪聖王。由成佛故，得二千五百寶蓋。阿闍世王上佛五百寶蓋，毘舍離律車子上佛五百寶蓋，海龍王上佛五百寶蓋，阿須羅王亦上佛五百寶蓋，天帝釋亦上佛五百寶蓋，爾時世尊唯不受一蓋。何以故？為將來弟子若乏衣食供養，以此福力當使人天自然供給。以是因緣當知，賢聖福田深廣無量。

辟支佛因緣論卷下

## 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## 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